

<http://www.geojournals.cn/dzxb/ch/index.aspx>

华南某地“含銅砂岩”銅矿地質特征 及矿床成因的初步探討

邵 克 忠

华南某地震旦系下部的灰色砂岩被指为“含銅砂岩”层。本文初步探討了該地区“含銅砂岩”的实质及其中銅矿床的成因問題。从矿床地質及矿物-地球化学特征分析，提出了“后生热液成矿”的初步看法。对寻找“含銅砂岩”銅矿，提出了不同的論点。

一、区域地質概况

所論“含銅砂岩”銅矿見于华南某地拗陷褶皺带的南緣。构成区域內古陆基底褶皺的前震旦紀浅变質岩系依北东-南西向出露。震旦紀地层以明显的不整合盖于前震旦紀地层之上。所指“含銅砂岩”层見于震旦系下部的灰色砂岩中。繼震旦紀硅質灰岩之上，向北依次見有寒武系下、中部的頁岩和灰岩，奥陶系灰岩、志留系頁岩、泥盆系上部石英砂岩及石炭二迭系灰岩和頁岩。

区域构造綫方向，以北东-南西为主，褶皺比較紧密，靠古陆北側映現有軸面傾趨拗陷一方的倒轉褶皺。区内纵向及横向断裂均較发育。区域一帶，呈岩脉、岩牆的小侵入体，沿北东-南西区域构造断裂方向累見不鮮，为花崗斑岩、閃长岩、輝綠岩类，在南部之古陆边缘地带也見有具黃銅矿化的花崗閃长斑岩脉。

二、“含銅砂岩”銅矿区矿床地質特征

(一) 褶皺、断裂图案 (图 1)

震旦系与前震旦系地层間的不整合面向北西陡傾，依北东-南西向发展。向北西，首先是軸部为震旦紀碎屑岩、两翼为砂頁岩的倒轉向斜，其东南翼岩层傾角較大，概在 60° 以上，灰色砂岩-含銅层存在于这一翼内。再向北西，这一倒轉向斜的北西翼，进入以紫色砂岩为核心所构成的倒轉背斜，岩层傾角趨緩。繼向北西，入于区域性复向斜。

伴隨褶皺作用，层間断裂頻繁，并出現北西西及北北西向两組明显的橫断裂，矿区南端有一較大橫断层切割区域构造綫。这些断裂，均形成于成矿前的构造活动。

地表出露之侵入岩体概为沿层間断裂上侵的小岩脉，以花崗斑岩为主。鉆孔中遇到輝綠岩脉。

(二) “含 銅 砂 岩”

这里，“含銅砂岩”系指震旦系下部南沱砂岩內介于紫色砂岩与頁岩层之間的灰色砂岩。在底部的砾岩、特別是灰色砂岩层之上的頁岩层底部的砾岩-角砾岩层內，也見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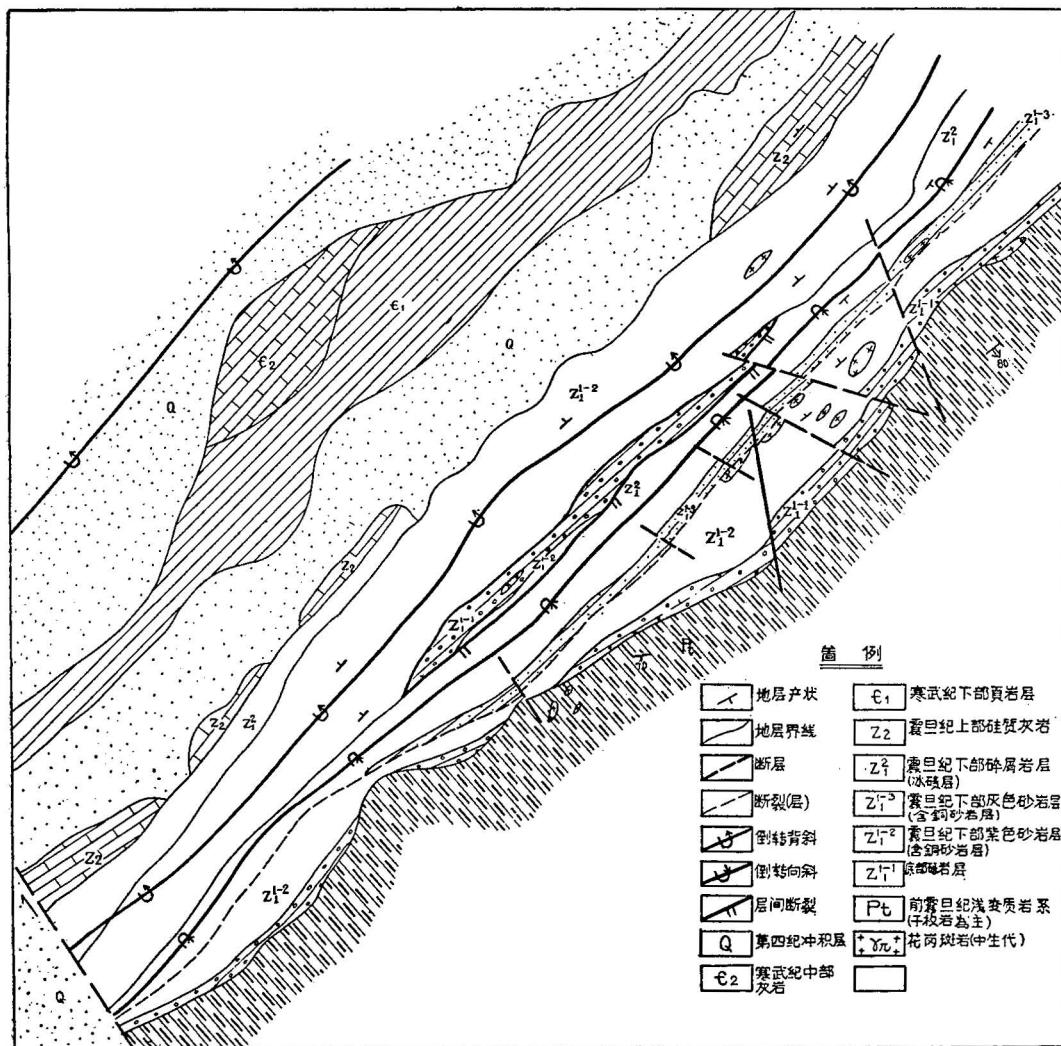


图1 “含铜砂岩”区地质构造略图
(据陈荣阳、孙南生、盖洪庆等原图改编)

局部富集。

“含铜砂岩”主要由长石、石英及少量云母组成，富含钙质，并普遍含锰。概为中粒至中粗粒砂岩。自下向上，砂岩颗粒逐渐由粗变细，顶部有时见砂质页岩。依石英、长石含量的相对变化，可分为石英砂岩及石英长石砂岩。后者一般含铜较高，石英砂岩含铜甚差。

“含铜砂岩”一般呈灰、淡灰及深灰色，含铜较富集的层带，颜色较淡，一向被指为“褪色砂岩”。深色砂岩内难以察见铜硫化物的显著矿化迹象，但锰质含量显然增高。

这里，厚度近60米的“含铜砂岩”，都有不同程度的铜矿化征象。但铜的富集地段(即铜矿体)，却只见于灰色砂岩的底部即“褪色砂岩层”内。

从这里长5,000米左右的一个区段来看，在整个灰色砂岩中，铜的矿染空间，沿岩层

地质时代	岩层符号分带	岩厚 层度 (米)	岩性柱状 概 略	岩 性 概 述
震	灯影组 Z_2	50- 200		薄层硅质灰岩
三	南 王 水 砾 层 Z_1^2	40		灰色页岩 深灰色砾屑岩
三	页 岩 层 Z_1^{2-1}	35- 40		黄绿色页岩；时夹砂页岩及粉砂 岩屑层。 砾质层，较稳定，厚约0.5米，有时为砾 质页岩。 砾岩层，砾石为长石、石英及花岗岩砾屑。 块角砾层，有黄铜矿、黄铁矿、孔雀石等。 铜一般为0.1%，厚不及5米。
二	含 铜 砂 岩 层 Z_1^{-1}	50- 60		砂质页岩
二	南 王 水 砾 层 Z_1^{-2}			灰色、深灰色砂岩(长石砂岩、石英砂岩)。 反白色砂岩(铜富集岩层)，(中一粗粒 长石砂岩为主)。 反灰色砂砾岩(不稳定)
二	砂 岩 层 Z_1^{1-2}	200- 300		砂质页岩层 紫色砂岩；石英、云母质，含锰磷
二	砾 岩 层 Z_1^{1-1}	30- 50		底砾岩：见星散立方体状黄铁矿 局部有铜矿化(0.05%)
震 旦 系	Pt			千枚状页岩，砂质千枚状页岩。

图 2 华南某地“含铜砂岩”地层柱状略图

走向的延展比較穩定，不过矿染的幅度則变化較大，可从数十米寬度变为十余米，漲縮无定，变化規律不明显，沿傾向的变化更大。

銅的富集“层”，厚度很小，只几十厘米，最多不及2米，且延走向的連續延伸性不強，一般从几米到几十米，最长的不过百米許，呈散离的、单一的薄条带“矿体”。圍繞这些矿体，銅的含量向两侧逐漸低減。

三、“含铜砂岩”铜矿的矿物学特征

(一) 矿物組分

属铜矿床的矿物組分，总共有20余种：含铜矿物——辉铜矿（烟灰状及晶質）、黝铜矿、黄铜矿、斑铜矿、蓝铜矿、孔雀石、黑铜矿；其它硫化物——方铅矿、黄铁矿、辉钼矿；氧化物——石英、褐铁矿；氧盐——方解石、石膏、重晶石、长石、云母、绿泥石、高岭石等。

构成“铜矿体”的最主要含铜矿物，为辉铜矿（晶質、烟粉）、黝铜矿、蓝铜矿和孔雀石。矿床的主要矿物組合，应为“辉铜矿-黝铜矿組合”。

(二) 矿床中金属矿物組合及賦存状态

就金属矿物聚集产出状态，大体上可把矿物組合分做三个类型，即浸染-条带組合、浸染組合及細脉組合。

1. 浸染-条带組合 金属矿物顆粒（集合体）依不同稀密程度散嵌于砂岩造岩矿物的粒間，似呈“胶結物”，交代了部分鈣質物，也交代了一些长石、甚至石英顆粒。散染集合体，往往沿砂岩层理（片理）构成密集的平行条带，惟很少密集成团块状及致密状集合体帶。組合中以晶質辉铜矿、黝铜矿最重要，方铅矿次之，黄铜矿、黄铁矿較少。

2. 浸染組合 金属矿物集合体稀散嵌布，发育不匀，无順延层理（片理）散延的趋势，往往在一些小的破碎带內发育較強。黄铜矿、黝铜矿为主，也有黄铁矿、方铅矿、斑铜矿等。

3. 細脉組合 按脉石种类，概分为：(1)石英-硫化物組合，見有石英-黄铜矿、石英-黝铜矿、石英-黄铜矿-黝铜矿、石英-辉钼矿等；(2)碳酸盐-硫化物組合，有方解石-黄铜矿、方解石-黝铜矿、方解石-辉铜矿等；(3)脉石消失了的純金属矿物細脉，以黝铜矿脉、黄铜矿-黝铜矿脉最多，純黄铜矿細脉較少。

(三) 矿床矿物及矿物組合的空间分布

“含铜砂岩”铜矿体陡傾在65°以上。近400米的探查区間內，矿床矿物及矿物組合，显出比較清楚的垂直分带性。这幅“分带”图案自上向下可归纳为：

1. 表部褐铁矿带 褐铁矿发育微弱，但較普遍，有时为“铁染”的黄色砂岩。

2. 褐铁矿-孔雀石-烟辉铜矿带 褐铁矿增多，孔雀石、蓝铜矿、烟辉铜矿大量发育，有少量硅孔雀石和斑铜矿。空间发育有限，可构成为氧化矿石的富集“层”較薄，延走向的发育、延伸不稳定。

3. 褐铁矿-烟辉铜矿带 “充填式”的褐铁矿比較发育，烟辉铜矿多依附褐铁矿产出。

4. 烟辉铜矿-黝铜矿带 发育較好，一般居地表下5—15米区間內，为本区矿体重要地段之一。辉铜矿、黝铜矿为主，斑铜矿較发育，見少量黄铜矿、方铅矿。辉铜矿主要是无定形烟粉状散染。黝铜矿等构成石英、方解石細脉以及沿层理（片理）的散染-条带状組合。黄铜矿、斑铜矿除見于細脉外，也散染在砂岩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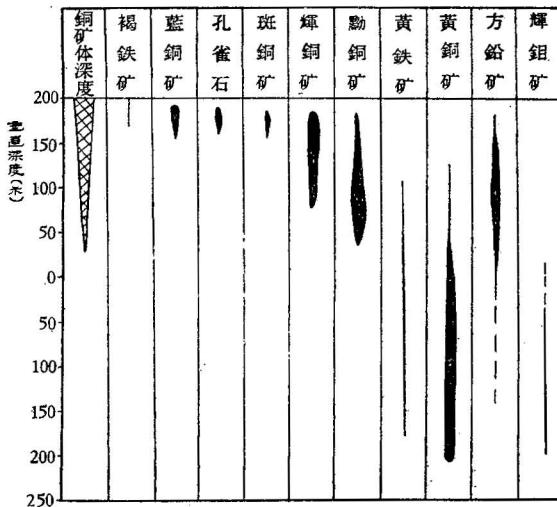


图3 “含铜砂岩”铜矿矿物垂直分布富度示意图

5. 晶輝銅矿-黝銅矿(方鉛矿)带 銅矿体的主要区段。晶質輝銅矿、黝銅矿为主。方鉛矿較多,其发育富度一般与銅矿物者逆反。輝銅矿、方鉛矿和部分黝銅矿呈浸染一条带状集合体,有少量黃銅矿加入。黝銅矿及黃銅矿細脉組合也相当发育。

6. 黃銅矿-輝鉬矿带 占陡傾矿化体下部空間。細脉組合发育。石英-黃銅矿脉为主,含黝銅矿的細脉向深部迅速消失。在探測的最深部位,見石英-輝鉬矿細脉。黃銫矿、方鉛矿数量少,方鉛矿向深部也較快消失。

四、“含銅砂岩”銅矿床的成因探討——后生热液說的初步設想

(一)

截止目前为止,关于这里“含銅砂岩”銅矿床的成因,有三种論点即: 1)“严整的”同生成因論; 2)同生-后期热液改造論; 3)后生热液成因的設想(笔者等的論点)。

为了闡明我們的論点,对前两种立論先扼要予以表述。

1. “严整的”同生論 認为这里“含銅砂岩”銅矿床的原生矿体,完全是沉积作用生成的。其主要論据在于:

(1) “层位控制”: 即在本文所論地段内,銅的富集严格局限于上述灰色砂岩层近底部层位中,且在褶皺不同翼的同一层位內,見有銅的矿化地段。向南西數十公里震旦紀冰磧层以下的砂岩层內,見銅矿化現象(孔雀石),且在距本区不远北东一带的同一层位內陆续追索到銅矿点。

(2) 除烟輝銅矿外,所有硫化物均为同生沉积产物。陡傾矿化体内各种硫化物相的空间变化,完全是沉积环境所决定了的。輝銅矿及黝銅矿向黃銅矿的轉变,是浅海到深海、在氧化-还原条件的相对变异下,矿物-地球化学的必然規律。

上述两点是同生論者的最主要立論。此外,同生論者还认为:

(3) “含铜砂岩”层，也普遍地有同生沉积的锰。铜、锰二元素在不同层位内的贫富更替，是反映了氧化、还原条件的相对变化。“退色砂岩”层位内富含铜的特征，也和碳酸盐质有关。

(4) 主要的铜硫化物，如辉铜矿，系以“胶结物”体态存在。矿石中，脉石矿物“极少”。

(5) 铜的来源出自“古陆”。整个震旦系下部的砂岩、页岩层，均广泛地沉积了铜。灰色砂岩富含铜，则是由于古陆继续上升、继续遭受剥蚀、风化，铜的供应增大所致。

(6) 方铅矿是在与其它硫化物沉淀时的类似环境中沉淀的。层位固定，且沿层理发育。

2. “同生-后期热液改造”的成因观点¹⁾ 作为同生论的变种，这一观点的中心立论在于：

(1) 铜矿床以“同生沉积”为主要造矿过程。砂岩同一层位内，铜矿贫富地段断续延展的景观，是因沉积时这里的大海湾中有小海湾，并古基底的凹凸不平所造成的！黄铜矿主要还是海水深度大的产物。

(2) 同生矿体形成后，随着后来的构造断裂作用，可能有岩浆活动，并伴随有少量矿液上升，从而其中沉淀的硫化物，在部分地段迭置于同生矿体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石英-黄铜矿(黝铜矿)脉，并沿断裂派生的羽毛状裂隙带富集。一些纯金属矿物脉，可能是在地下水循环下，原有硫化物被溶解、迁移、再沉淀而生成的。

(3) 作为后期热液改造的另一种说法，则暗示着矿床中的细脉组合，可能是由于“同生铜矿”受后期区域变质作用或动力变质作用下热力的影响，部分硫化物经再造而产生的，对金属矿物交代砂岩造岩矿物(如长石以至石英)而产出的征象、石英和碳酸盐细脉的生成，均归于此。

(二) 作为“后生热液成因”初步设想的一些论据*

对于上述成因论据的几个争辩焦点，有必要首先加以探讨：

1. 关于“层位控制”问题 不否认铜的富集带有局限于一定层位的事实。但是，铜硫化物的出现和局部富集，同样见于上、下的砾岩-角砾岩层内(图2)。在该地段北东附近，铜硫化物则见于震旦系下部的页岩层中，因此，铜矿物细脉集合体完全沿裂隙发育。再者，区内寒武纪石灰岩层内也见有黄铜矿细脉散染。

在此地段内，可指为铜矿体的“矿层”连续性差，铜的“矿化”空间是一些凸度颇大的、不连续且不规则的扁豆体，在指为铜矿体的两侧，铜量依次降低，实际上构成了金属的原生扩散晕。

再则，凡铜矿较富集地段，均系断裂、裂隙发育最强的地段。所指浸染一条带状矿物集合体，实质上是沿片理所反映的平行聚合规律，只不过在砂岩层内，层理、片理近于一致、

1) 从事该区勘查工作的部分人员，持这种论点。看来，国内外一些指为“含铜砂岩”铜矿的成因，也有不少学者倡持这一论点的。显然，本文所引述的论点，又有其本身独特之处。

* 封益城同志以及从事勘查工作的大部分同志，围绕这一论点提供了许多资料。封益城，1959，“含铜砂岩”铜矿区岩石及矿石研究(总结报告)，从岩矿研究中获得不少实据。

且經受热液变蝕作用后不易分辨而已，而且不少征象表明，即使是这样的条带集合体，也既非順层理、亦非沿片理发育，而是受錯动面系所控制，靠近断裂显著发育地段，更是明显。

此外，从区域范围而言，其南古陆边缘地带的千枚岩中，也陆续见有铜、铅矿化点。

总之，“层位控制”不足以作为矿床同生沉积的有力论据，即比之对苏联中哈萨克斯坦含铜砂岩及非洲赞比亚“层状”铜矿之同生论，也远逊一筹。我们认为，这里只不过是“有利层”在成矿过程中优惠于铜的矿化而已。

2. 关于“矿物相变”及矿物-地球化学规律 这是辩论的主要焦点之一。应再次指出，现实的矿体是一个陡立矿体。对此，如同生论者所指的，在短短二、三百米区间内，矿物沉积时就会出现从浅海到深海的 Cu_2S 和 $Cu_3[SbS_3]$ 向 $CuFeS_2$ 的演变、且矿物集合体从浸染-条带状到细脉变化如此之大，这是难以设想的。

“同生-后期热液改造”说之立论，只不过意图调和以上说法的矛盾，但真正的矛盾却在于：

如果说，矿床依同生沉积形成后，由于构造-岩浆活动，带来了稍许含矿的热液，从而只是产生了少量的石英-黄铜矿、黝铜矿细脉，“迭合于”同生矿体内。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空间上的这种巧合迭置？又如何恰恰与“同生”矿体矿物组合构成了遍及该整个区段内谐和的矿物分带图案？再则，又为什么正是在断裂、裂隙发育地段，矿体含铜最富？

再如，同生矿床生成之后，由于后期热力作用，改造了原来的同生矿床，从而促使铜矿化相对富集，并塑造了现有的矿床矿物-地球化学图案，那么，将遇到以下难解的现象：

一则，从震旦系下部泥砂质岩层经受区域变质作用程度所体现的温度上升梯度，能否促使“同生”铜矿体再造——溶解、运移、再沉淀，是值得怀疑的。

二则，既为成层的“同生”矿体经热液改造，那么，这样一个比较局促而陡倾的空间内，矿物的空间带状分布，不可能这样明显，矿物集合体状态的变化又岂能如此之速？

再则，“同生”之铜化合物既然可被改造、富集，那么，看来确属同生沉积的锰质，不能没有被改造的迹象。事实上，这种征迹迄未发现。

3. 金属矿物的赋存形式 即以呈浸染-条带状的辉铜矿而言，实非“胶结物”，而是以交代原岩组份为主的方式形成的。金属矿物依长石和石英颗粒的发育，实系热液交代作用所致，从而在矿体内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再者，整个矿化体中，细脉组合相当重要。

4. 关于“褪色砂岩” 所谓“褪色砂岩”的褪色，只是局限于“矿体”赋存的岩层，同生论者，以此正与所谓铜硫化物在还原条件下沉积的说法呼应。究其实，这正是热液蚀变的标志。这样的“褪色”带内，长石质石英砂岩变得更加致密，而这正是硅化作用造成的，碳酸盐化也是比较普遍的。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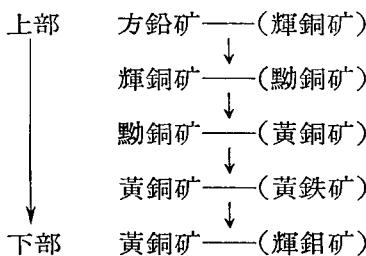
下面试图对本区“含铜砂岩”铜矿床的“后生热液成矿”过程加以综述：

1. 区域性构造-岩浆活动，带来了含有 Cu 、 Pb 、 Sb 、(Mo) 等元素的热水溶液。这种出自深处的溶液，沿古陆边缘的断裂、岩层有利于交代沉淀的地段循环，呈现出以铜硫化物为主的内生(热液)造矿作用。本文所论之“铜矿区”系区域内适于成矿的地带。

2. 含矿热液在断裂、裂隙发育地段，首先沿长石质砂岩（“褪色砂岩”）层，依交代及充填方式沉淀了各种硫化物及脉石矿物，构成了不連續的薄扁豆状铜矿体，并形成了两侧較寬闊的扩散量。长石质砂岩层，同时遭受到以硅化作用为主的热液蚀变作用，呈现不甚規則、宽度有限的热液蚀变带。

3. 含矿溶液是围绕构造断裂带，在既已陡倾的岩层内，进行其造矿作用的。从深部到浅部，自矿物开始晶出到造矿作用结束，依温度的相对低減和频断裂隙的活动，整个热液矿化空间，出现了規律的矿物-地球化学带及一定的原生(热液)矿物的共生組合。

一幅原生(热液)矿物共生組合及其空間帶狀分布图案，可从图 3 归納为：



热液成矿过程中，矿物-元素共生組合，体现了 Fe—Cu—S 系的主导作用。金属矿物生成的順序，概为輝鉛矿→黃銅矿→黝銅矿→輝銅矿→方鉛矿。

4. 矿物集合体状态，显示了一定規律并迅速的变化。矿物开始沉淀时，还只是袭据围岩內的裂隙，呈现一些細脉組合，主要是石英——硫化物及純金属矿物脉；輝鉛矿晶出，囿于下部地段，黃銅矿、黝銅矿循序向上逐渐增多。主要的造矿作用空间，体现在一定“水平”的部位，这里，随围岩热液蚀变作用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以黝銅矿(-輝銅矿)以至輝銅矿(-黝銅矿)、并进而以方鉛矿为主的交代浸染-条带状集合体，同时也有細脉(碳酸盐細脉为主)集合体沿裂隙生成。

5. 原生(热液)成矿作用之后，遭受次生氧化作用及淋滤作用。

以上就是我們所設想矿床为“后生热液成矿作用过程”的概略图景。

(四)

最后，关于“含铜砂岩”铜矿床內铜的来源，有再加闡述的必要。

現有資料說明，围绕古陆两侧、居板溪羣之上呈現了較完整的震旦系地层。这套地层的下部，都以长石质石英砂岩为主。物质成分来源于“古陆”是显而易見的。

本区所指“含铜砂岩”铜矿所背依的古陆地段，在“双桥山系”内虽尚未查实有震旦紀前火山沉积岩层存在，更无任何震旦紀前的侵入岩体。但向东已确証前震旦系上部有变質安山岩、变質层凝灰岩以及更古老的花崗岩体存在。

古陆南侧一带，早經确定板溪羣上部有变質火山岩层的存在。至于古陆北侧，虽未見前震旦紀火山岩的征迹，但已查明該处花崗閃长岩确系震旦紀早期貝加尔期产物。

不可否認，火山活动产物，一般說来，多少会孕含一些金属組分。但是，从古陆的一些古老岩浆、火山产物来看，是否有足以供給“同生铜矿床”所需求之铜，则需具体分析。

本区北部的震旦紀砂岩中，迄今未聞有“含铜层”之說。古陆南侧一带的古火山产物

中，不但有变质英安岩类，而且有变质玄武岩-辉绿岩类。即使如此，这里相当的长石质石英砂岩层及相邻层位内，铜的金属含量，一般概低于铜克拉克值。而这里发育最多的一套变质中酸性古火山岩类的铜含量，并不明显高于它所间依的千枚岩层。

就古陆背侧花岗闪长岩而言，如高秉璋等研究指出的，“造矿元素贫乏是该花岗闪长岩的微量元素特征之一，铜只有微迹出现，或仅在部分样品中呈微迹出现……”。显然，其北侧的震旦纪下部砂岩内，铜含量是极低的。而对本文所论铜矿床中之所谓“同生”的铜，指称一部分可能随海浸来自西南之说，更毫无根据。

相反，横贯古陆的广阔地区内，从地球化学找矿中显见，凡铜次生量金属量值较高地段，无不是依偎燕山期中酸性侵入岩体出现的，个别地区并见有散存的含铜矿脉。

总之，多方说明，这里所谓“含铜砂岩”铜矿，就“同生”成因而言，是不具备“以铜为主的原始含矿区”的，铜矿床中的铜，不可能是来源于“古陆”。

铜的来源，最大可能是与深部的某种岩浆岩的成岩作用有关。可供追寻的线索有二：一在钻探中于深处遇有普遍含少量铜的辉绿岩脉，二在古陆边缘依花岗闪长斑岩类侵入体，多处出现了铜的矿化。从区域性构造-岩浆活动和岩浆期后热液矿床成矿规律、矿床地球化学特征看来，本区“含铜砂岩”层、以及页岩、石灰岩内的铜矿化作用，很可能与中酸性岩浆岩的成岩作用关系更为密切。

五、几点认识

1. 华南某地北部的震旦系下部（南沱砂岩组）孕育着铜矿床的灰色砂岩层，并非“同生”的含铜砂岩。也不是“同生沉积-后期热液改造”的矿床。这一铜矿床以及附近一带的铜矿化，最可能是与深处岩浆活动及中酸性岩浆岩成岩作用相联系，是后生热液的产物。

2. 该区域并未具备“以铜为主的（前震旦纪）原始含矿区”，在古陆旁侧形成“同生的”含铜砂岩铜矿，可能性极小。在该区域乃至古陆两旁、在所谓“含铜砂岩”的层位内，冀望于寻找“含铜砂岩”铜矿床，是不尽合宜的。

该区域铜、铅硫化物矿床蕴存的远景，看来仍然要追溯到构造岩浆活动上。作为有利的成矿岩层来说，也并不抛弃长石质砂岩，但其它岩层，只要在构造断裂及岩浆活动的有力控制下，均有形成矿床的可能。

3. 矿床地质、特别是矿物-地球化学规律——硫化物组合、结构构造、矿物带状分布、围岩热液蚀变等的具体分析研究，是推断本区铜矿床“后生热液成因”的重要论据。而这方面研究，还有待大大深入一步。

* * *

本文资料，除笔者一些不系统的记录外，多是陈荣阳、封益城等同志提供的，承金泽兰、梁嘉昭同志精心绘制图件。有关本区矿床情况，笔者曾向郭文魁先生请教，这里一并深致谢意。

主要参考文献

- [1] 郭文魁 1963 中国含铜页岩的成矿规律和找矿方向问题。中国地质，第2期，1—11。
- [2] 萨波日尼科夫，Д. Г. 1955 中哈萨克西部含铜砂岩。（中译本）地质出版社。
- [3] Gilmour, P. 1963 Hydrothermal versus syngenetic theories of ore-deposition. Econ. Geol. Vol. 58 No. 1, 145。

- [4] Knight, C. L. 1957 Ore-genesis The source bed concept. *Econ. Geol.* V. 52 No. 7, 808—817。
- [5] Ohle, E. L. 1962 Thoughts on epigenetic versus syngenetic origin for certain copper deposits. *Econ. Geol.* V. 57 No. 5, 831—833。
- [6] Sales, R. H. 1962 Hydrothermal versus syngenetic theories of ore-deposition. *Econ. Geol.* V. 57, No. 5, 721—734。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SIS OF A COPPER-BEARING SANDSTONE DEPOSIT IN SOUTH OF CHINA

SHAO KE-CHANG

Abstract

The Copper-bearing sandstone deposit is mainly composed of gray sandstone beds of the Lower Sinian Nantou group. Ore minerals in association are chalcocite, tetrahedrite, tetrahedrite and other sulphides as well as secondary oxidized products. They occur as disseminato-banded, disseminated aggregates and veinlets. Gangue minerals are mainly quartz and carbonates. Ore bodies are steeply disseminato-banded, disseminated aggregates and veinlets. Gangue minerals are mainly quartz and carbonates. Ore bodies are steeply dipping, in which vains minerals are vertically and regular zonally distributed.

In the first place, so-called stratigraphical control is really the feature of the favorable bed. In fact, copper mineralization occurs not only in the gray sandstones but also in the lower conglomerates (breccia), shales as well as the adjacent Cambrian limestones. The enriched parts of ore-mineralization are exclusively limited to the more fractured patches, and the disseminato-banded aggregates are developed along the schistose planes. Moreover, copper and lead mineralizations are also bound along the north (inner) part of the Old Land, where granodiorite dykes are revealed.

Secondly, the so-called sedimentary syngenetic change of mineral phases, as applied to this ore body which is steeply diped and limited in extension, seems to be too imaginary. The mineralogical pattern, as in the ascending order, pyrite—(molybdenite)—chalcopyrite — (pyrite) — tetrahedrite — (chalcopyrite) — chalcocite — (tetrahedrite) — galena —(chalcocite), as well as the change of mineral aggregates justly coincide with the general mineralo-geochemical rule of the typical magmatic-hydrothermal metallic ores.

Moreover, most ore minerals in the ore beds are not the so-called cementing materials, but hydrothermal replacing products. The so-called bleached sandstones are really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 of hydrothermal wall rock alteration.

Lastly,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gional geological environment, it is clear that the primary metal-bearing province, in which copper metal playing the main part, is fundamentally absent, the copper metal cannot be derived from the Old Land.

Hence, the gray sandstones here impregnated with copper ores are the products of the postmagmatic epigenetic hydrothermal activities.